

第九屆海峽兩岸大學生《客家文化尋蹤》夏令營

交通大學客家學院族群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

胡欣佩

主題：客家經驗的交會

摘要：

透過我在台灣的客家經驗與相關的課程學習，由於從小生長在客家環境，使我以及我的家人都對於「客家人」的身分擁有強烈的認同感，尤其表現在客家語言上。這樣的認同經驗令我對於中國地方的客家文化產生了極大的好奇與興趣，藉由這次參加的兩岸大學生《客家文化尋蹤營隊》之機會，與交通大學及他校的師長與同學們前往四川與重慶，一同探索客家族群在四川地區的歷史文化與變遷，並且走入地方，欣賞當地的人文民俗風貌之展現。這次的營隊活動，最大的收穫一方面是建立我在中國的客家經驗，另一方面則同時也增加了個人的海外田野經驗。而在本次的活動裡，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地點是洛帶古鎮，因此我再透過更多相關討論的期刊進行文獻的回顧，從不同的角度與見解探討洛帶地區素有「中國西部客家第一鎮」稱譽之原因，企圖理解洛帶發展的過去、現在與思考其未來的可能性。最後綜合以上的書寫，進行我在台灣與在中國的客家經驗之比較。

一、緣起：在台灣的客家經驗

我出生於新竹縣、生長於新竹縣，在就讀大學之前從未離開過新竹縣。我的父親是湖口鄉人，說著一口流利的四縣腔調客語，而我的母親是新豐鄉人，慣說的客語腔調則是海陸腔，父親總說是由於母親學不來四縣腔，所以他在家裡是配合母親講海陸腔，在父親自己的家族裡，他則還是慣用四縣腔與家人對話。但共通點是，不論在我的父親或母親的家族中，親戚們的交談都是習慣使用客語，並且也都希望將來的後生子女們能夠持續地傳承客家語言與文化；同時，家族裡的長輩都擔憂現在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人會說客家話了，言談之間總是會透露：「我們是客家人，要會說客家話啊！」的期待。例如我在家裡如果講了閩南語，長輩就會用客語提醒：「這不是說我們的話，我們客家人要說客家話。」因此，在這樣的客家環境裡，「客家人」的認同概念存在於我們心中，已經內化為一種理所當然的族群關係，更尤其表現在語言上，例如當我的父親通過客語的四縣腔調初級認證檢定、而我通過海陸腔調中級認證檢定後，父親總是引以為傲地分享給親朋好友：現在很多小孩都不會說客家話了，但我的孩子還會說客家話、懂得我們

族群的語言，都可以申請客語家庭的表揚了。從中，我感受著父親對於自身是客家人的認同，並且因此而感到榮耀，這是相當有意義的。我認為，對一個人或者一群人而言，能夠對自己的族群因為認同而覺得榮耀，這種歸屬感才是我們需要族群的原因。

生活在一般日常中的客家人，並未總會認為自己處於弱勢，更不會像政治人物般以客家族群作為號召群眾力量的舞台。我在新竹縣就讀國小、國中到高中，如同一般人的想像，桃竹苗地區有高比例的客家人，學校內班級上總是能遇到幾位會說客家話的同儕，尤其是在唸高中時，遇到來自桃園、苗栗等地的同學，我們講著雖然是不同腔調的客家話，但由於對話內容較為簡單，仍能進行生活對談；而幾位來自新竹市區的慣說閩南語的同學們，也會很有興趣想知道我們在談些什麼，還會向我們請教，想學習幾句基本地如何向人問好的客家話，對於當時的我們而言是充滿樂趣的。我認為這是因為在孩童的世界中，只有和平共處、互相學習的想法，並沒有因為是客家人或閩南人而有界線之分，所以我們不需要任何的族群對立或者排斥關係。

上大學之後，由於我在雲林縣讀書，鄰近地方大部分的居民都是說閩南語，為了課業需要和當地人溝通，因此我也開始學習閩南語，一開始講著拗口、不通順的閩南語，或是聽錯而會錯意，讓我總是在田野活動中鬧了不少笑話。這個經驗讓我想起一件有趣的事，每當在外地遇到閩南人時，我的家中長輩或父母親則會使用閩南話進行溝通。對他們而言，閩南人若要學客家話會比較難，總是無法準確地發音，反之，客家人不但聽得懂、而且還都能夠說上幾句閩南話，要學習閩南話較為容易。但透過我的客家經驗，我認為這並不應該被解釋為客家族群必須附和於閩南群族而改變語言的使用，反倒是顯現了客家人對於母語的認同之外，亦能對於其他族群文化進行理解與交流，是在他人面前想展示友善的表現。

而在就讀國立交通大學客家學院族群與文化研究所後，對於客家族群的認識又增加與接觸了許多，舉凡如客家的歷史、語言、音樂、飲食、文學、民間信仰與地方傳統節慶、近代的社會運動、相關的文化產業與在媒體的表現等等，我才知道原客家文化的面貌可以從這麼多呈現的角度去欣賞。

以上是我的客家經驗。因此，藉由這次的營隊活動，我想走入中國的地方，除了進行四川地方客家文化的初探，也希望透過機會將我自身的客家經驗與在四川的客家經驗進行比較與思考。

二、相遇：在四川的客家經驗

體會著從未經驗過的炙熱，在 2013 年 7 月 17 日至 25 日期間，我們展開了為期九天八夜的海峽兩岸大學生「客家文化尋蹤」夏令營，這場盛大的活動是由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暨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台灣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中央大學客家學院與聯合大學客家學院等機構共同舉辦。營隊活動計畫透過田野調查，先從四川客家歷史與文化開始考察，接著再對於四川客家文化與移民文化，進行更深入於認識四川的客家文化。

營隊活動從夏令營開營暨歡迎儀式開始，儀式之後由於天候影響，我們更改行程到四川師範大學的校史館進行參訪，接著下午來到成都鍾家大院，這裡是四川成都鍾氏客家人的祖屋，並且已在 2001 年被列為成都市文物建築，當天也特地邀請到鍾家後裔為我們進行其鍾家大院的歷史淵源說明。

圖一 鍾家大院外觀



圖二 鍾氏後裔之講解



次日，我們來到洛帶古鎮進行考察，參觀了博客小鎮、湖廣會館與自由活動於洛帶鎮上的地方街景，其中的博客樓更有「西部客家博物館」之稱，展館以土樓為造型，展示著客家人開拓中國西部的過程，從源流、遷徙、創業、融合到成就。下午則來到鎮內的寶勝村，為東山客家的聚居區，我們不但聽耆老的客家歷史故事，也觀察當地的客家人，在無農忙時的下午聚集在一起打牌、喝茶的日常模樣。傍晚時，我們去了寬窄巷子，這是由寬巷子、窄巷子和井巷子三條老道平行排列，再加上穿梭其間的四合院落而形成的特殊景區，白天與夜晚各有不同氛圍，是為成都的歷史文化保護區之一。

圖三 博客樓外觀



圖四 博客樓內部



圖五 洛帶湖廣會館門口



圖六 洛帶古鎮街景



圖七 寶勝村耆老說地方故事（穿白衣者）



圖八 寬窄巷子的入口意象



接下來，我們來到大邑劉氏莊園與建川博物館，見識到四川大官僚地主劉文彩及其兄弟陸續修建的五座公館和劉氏的祖居，莊園占地廣大，約有七萬餘平方公尺。而建川博物館則為一民營的博物館聚落，內有二十餘個展館，館藏文物相當大量，主要分為抗戰文化、民俗文化、紅色年代三大系列的博物館，另亦有以地震為主題，像是汶川大地震博物館。

圖九 劉氏莊園與師長合照



馬不停蹄的行程讓我們接著來到了黃龍溪古鎮，欣賞當地特色的民俗表，即被列為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火龍燈舞。後來我們抵達內江，期間參訪許多景點，讓我們在探索四川客家文化的同時，也認識地方信仰之廟宇寺院、藝術文人的相關紀念館，包括資中文廟、南華宮遺址、張大千博物館、聖水寺、大佛寺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南華宮作為粵籍移民共同籌資修建的會館，具有凝聚客家族群

情感、交換信息、舉行宗教祭祀與思鄉寄情等功能，延續客家文化與精神，促進地方社會、文化與商業的繁榮，是客家先民團結合作的表現，然而可惜我們這天到訪的南華宮僅剩石碑並刻記為資中縣文物保護單位，以及現場部分遺跡，而無法進入，僅能由外窺視與想像。

圖十 資中南華宮石碑

圖十一 內部遺跡



7月22日，我們來到了隆昌。隆昌縣內尚有保存十七座牌坊，我們在南、北二關的古驛道上欣賞迄今仍保存完整的石碑坊群，細細聽著導覽人員解說每座牌坊在構造上的寓意與其設立之歷史故事。下午，稍事歇息後，繼續著我們的營隊行程，在盤龍地區進行考察，進入李氏祠堂，跟著師長們學習，如何進行田野工作的蒐集與紀錄，並且我們一行人很榮幸地被贈與盤龍鎮上的文史工作者所撰寫及出版的關於盤龍地方客家文化介紹的書籍；當天也聆聽了當地耆老唱客家歌謠、參觀地方產業客家夏布的織造。

圖十二 隆昌牌坊



圖十三 師長進行田野資料的蒐集



最末兩天的活動地點安排在重慶，我們前往了榮昌的天主堂、路孔古鎮，同時也在重慶湖廣會館群以及其他著名的景點如瓷器口、白公館、渣滓洞監獄進行參訪，整體的行程相當豐富而充實。最後一晚，偕同所有營隊成員舉行了聯歡晚會，為第九屆海峽兩岸大學生《客家文化尋蹤》夏令營寫下完美的句點。以上是我藉由營隊機會而在中國的客家經驗。

三、洛帶：四川客家文化的反思

幾天的行程裡，我們在 7 月 19 日來到了洛帶古鎮考察洛帶客家人村落及建築，我認為是營隊活動中令我最為印象深刻的部分。一開始先是受古鎮建築風貌所吸引，後來漫步其間，卻發現街道上都是遊客與賣店，因此我開始想知道當地會積極於用心建設洛帶的客家意象，並想以洛帶作為西部客家文化的主要展示區域之起因為何？同時，這樣的過程是經由客家先民所發展而成，或是為發展地方所形塑而成？其中的文化價值何在？而其文化的保存方式是應該如何進行？並且，在發展迄今是否有遭遇困難、以及當地又是會如何面對未來？

在洛帶古鎮的景區簡介中，說明著洛帶地區的歷史起源以及現況發展：

千年古鎮洛帶是歷史文化底蘊深厚的西部客鄉，國家 AAAA 級景區、「中國歷史文化名鎮」、「中國最具人文底蘊古鎮」、「中國民間文化藝術之鄉」。「洛帶」原作「落帶」，相傳三國蜀漢太子劉禪在玩耍時不慎將玉帶掉入鎮上一口八角井中，故而得名「落帶」，後簡化為「洛帶」。

洛帶古鎮是四川保存最為完整的客家古鎮，有「中國西部客家第一鎮」之稱，被譽為「世界的洛帶、永遠的客家」。鎮內千年老街完整保存了「一街七巷子」格局，廣東會館、江西會館、湖廣會館、川北會館等四大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客家博物館、洛帶公園極具歷史、人文、建築研究價值。鎮內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居民為客家移民後裔，生活中使用古老的傳統方言——客家話，傳承了傳統民風民俗，一年一度的「火龍節」、「水龍節」、「清明祈福大典」等活動流傳至今。

景區新建文化旅遊項目中國博客小鎮、中國藝術糧倉、圍口美食城、洛水濕地公園、「三道財神」健身游步道等以千年老街為中心，共同構築了「濕地古鎮、藝術洛帶」近十平方公里的旅遊格局。

以上的介紹，可說明了洛帶地區之於客家文化的重要性，更能發現到現今的洛帶古鎮是以「文化旅遊」做為展示地方的方式。類比於台灣的老街多為簡約精緻的街景，而中國的古鎮更顯規模與壯觀，從此次的洛帶古鎮參觀經驗中延續，我想討論洛帶地方發展的歷程與現況，是如何地表現地方文化與被重視的價值之處，以及是否遭遇發展問題。接下來，透過相關的期刊文獻以協助進行討論。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研究生楊明華（2008）發表於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的〈人類學視野下的洛帶古鎮旅遊〉一文，說明洛帶的歷史，洛帶古鎮上的客家人是在四百多年前隨著「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潮，從沿海地區遷徙到洛帶，而現今鎮上的客家居民至今仍能講著客家方言、沿襲客家習俗，嚴守「寧賣祖宗田、不丟客家言」的祖訓，認為講客家話是客家人族群認同的重要標誌之一。接著，作者再繼續探討洛帶發展的起源，是由於在 2002 年四川省旅遊局推動了「四川十大古鎮遊」，借助古鎮旅遊熱的風氣，洛帶古鎮因而成為著名的旅遊景區。楊明華認為時人離開自己所熟悉的家鄉到古鎮去旅遊，包含了對過去的一種懷念，洛帶有「客家方言島」之稱，遊客可以從中感受到祖先們的「文化遺留物」，成為一種符號、標誌物，喚起對過去的回憶。她舉例，如洛帶復原了康熙移民詔書，其中「定各省貧民，攜帶妻子入蜀開荒者，准其入籍」等內容，既喚起客家人既是被稱為「他者」——「客」的感受，又有「賓至如歸」回到家的感覺，強化了

圖十四 洛帶古鎮景區簡介石碑



客家人的族群認同感。再從田野經驗探討，洛帶之所以能成為古鎮旅遊與其地方的客家社會文化之變遷息息相關，因而未來要思考的是如何持續保存洛帶的客家文化？楊明華提出：洛帶古鎮只有長時間的傳承其「地方知識」和「族群傳統」才能實現旅遊持續、穩健地發展，說明了保留地方日常與維護民俗傳統文化的重要性。

於 2008 年同期發表於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的期刊，對於洛帶地區還有相關的不同討論，在〈社會記憶的文化資本化—以洛帶客家社會記憶資源的旅遊開發為例〉這篇期刊內，作者梁音（2008）為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客家研究中心 2004 級的研究生，她的觀點是：洛帶是一運用社會記憶而推動旅遊資源開發的成功案例。梁音指出，更早從 1999 年開始，由於在全國性的旅遊開發熱潮影響下，地方已聘請了學者為洛帶進行研究調查，因而將「客家」作為洛帶旅遊開發的重點，並結合當時西部大開發的時代，將其定位為「西部客家第一鎮」。接下來，再配合 2000 年為農曆龍年，並且與寶勝村的「劉家龍」作為策畫，推出第一屆的「西部客家火龍節」。作者提出批判：這樣的招商活動以學術和旅遊為旗幟，實質則是一次成功的旅遊、學術搭台，經濟唱戲的實踐。在這個過程中，以客家為對象的學術研究，成為了一種有利的融資工具。當然這一切也得益於當時西部大開發的宏觀政策背景。而洛帶，作為這些會議的參觀、調研點，頻繁曝光於學界、媒界和經濟界，於是「洛帶——四川客家的象徵符號」在這個過程中不斷被強化。洛帶鎮上的客家人雖是社會記憶的主人，但他們卻只是社會記憶資源的提供者，實際上，洛帶是透過學者、政府、媒體、商人與當地客家人的參與，才產生了洛帶旅遊起飛的平台，作者指出其外部條件就是人為的建構與操作，帶給我不一樣的省思。

但是早在 2006 年時，也已有學者意識到洛帶地區的發展問題。四川師範大學旅遊學院旅遊管理 2004 級研究生劉小方即於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發表〈世界遺產視野下的洛帶古鎮保護問題〉一文，對於洛帶古鎮發展所面臨的問題有相關的評析，認為洛帶地方對無形、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處於感性的自發階段，然而，古鎮旅遊的持續發展、遊客數量的激增，古鎮餐飲擴大化、商業化、城市化的趨勢使古鎮的非物質遺產的保護產生了或多或少的扭曲與變形。因此，洛帶古鎮在文化的本真性（Authenticity）方面存在著問題，作者歸納出三個主要問題：（一）風貌整治，風格一同，抹煞歷史剖面：雖以客家文化作為代表，但洛帶在發展無可避免地四川古鎮開發固有的模式，即街面整治、餐飲、工藝品，而流於通俗。（二）求異存同，整齊劃一，泯滅共生空間：在客家會館的建築群中，其實是多種地域的文化內涵表現，卻被規劃整治，強調其整體性，缺乏以各

自特色會館為發展的結構。(三) 去真存偽，不見原真，文化混淆功能：古鎮出現商業化、城市化的趨勢，再加上外來企業的進駐，使得當地原本的居民外遷，提升了商業功能，卻使得傳統功能降低。從作者提出討論的面向來看，我認為是目前大部分的旅遊開發景點都會面臨的問題，然而儘管意識到問題所在，可惜作者於本文內卻無提出解決策略。

地方在發展商業與保留文化之間，往往很難保持平衡，四川省社會科學研究員、四川客家研究中心主任的陳世松，在同樣於 2006 年發表的期刊〈論客家文化資源的開發與利用—以成都市龍泉驛區洛帶鎮為例〉，抱持的則是要積極發展的態度。陳世松認為，客家文化資源的開法利用，與其他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比較，既有其共性的一面，也有其特殊性的要求。所謂的特殊性要求，就是對客家文化資源的開發，必須首先以激發客家族群的積極性為前提。在 1999 年，四川省社科院成立了以客家學為研究對象的機構「四川客家研究中心」，成立開端即選擇洛帶鎮作為研究的基地，通過與當地政府的合作，協助制訂了以突顯客家文化為主題的旅遊發展計畫，打造定位目標「中國西部客家第一鎮」，嘗試將其客家文化作為一種旅遊資源的開發特點。當時的四川客家研究中心考證了洛帶當地的客家資源優勢，歸納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 客家方言基本保存完好；(二) 客家歷史源流和演變脈絡十分清楚；(三) 客家文化的物質型態和民俗文化事項保存完好。作者也說明，基於以上的分析，專家學者並提出了要用「口號」以統一思想、宣傳地方，目的是打造外界的印象，包括了：「弘揚客家文化，促進洛帶經濟發展」、「客家文化—邁向世界文明的橋樑、連結海外世界的紐帶」，以及我在洛帶當地聽到導遊人員朗朗上口的「世界的洛帶，永遠的客家」等。同時，陳世松考察了台灣的客家文化經驗，他認為台灣地區的表現是不只保存中國大陸客家的傳統文化，更由於台灣在多元族群的方面產生文化融合，因而能吸收地方精華，構成以客家文化為核心的多元特色文化；但是也由於台灣的文化特色過於多元，使發展不能單倚賴客家文化的傳統為支撐與維繫，故要再延伸發揮文化創意，讓客家文化本身經過創意的設計與包裝而增加內涵。作者更提出見解，認為研究學者在規劃四川東山客家地區的發展時，若能運用台灣的客家文化創意發展經驗作為借鏡與學習，未來將大有可為。

最後，討論到古鎮的文化與傳承，四川大學的徐新建（2009）於〈古城的生命在於文化與傳承〉文章中，對於洛帶地區亦有相關的討論。首先，他強調面對全球化的現代浪潮，許多文化逐漸消逝，將使得社會失去穩定，認為古鎮是為了人類文化的多樣性與傳承而進行保護。因而，要如何進行保護？徐新建說明洛帶的案例：洛帶成都東郊，特點是居民以客家居多，並且保存著不少具有湖廣等地

風貌的古建築與古院落，除了外貌依舊，在功能上也延續功能性為當地客家民眾提供處理公共事務的必要場所。洛帶保有當地原本獨特的空間與建築，雖然現已發展觀光，但是在空間與建築的使用上仍會以當地居民為主，相較於中國其他過度開發成為商業景區，徐新建認為洛帶為一「適度開發」的古鎮：儘管「門戶開放」，古鎮開始時常迎來外地遊客，但當地居民的主人地位並未改變，傳統習俗依舊被尊重。古鎮的日常生活也沒有蛻變成全然為招攬遊客的舞台表演。同時，徐新建也說明中國古鎮所面臨的問題，由於古鎮內的文化受到社會變遷、歷代戰亂而受到衝擊，更多地方僅是由建築師、工程師與房地產商所打造與維護的古鎮，變成只是虛有其表、仿古包裝的旅遊景點和商業街區了，因此提出其論點：古鎮的生命在於文化，文化的生命在於傳承。透過前面的文獻討論，事實上我並不認同洛帶現況仍為「適度開發」的古鎮，而是過度的「打造」地方，但是本文能使我們從中再次思考地方文化的傳承之於地方發展的重要性。

從以上的文獻回顧中，從不同的角度理解洛帶，我們仍可以梳理出洛帶地方的發展原是透過研究中心的資源踏查與規劃，訂定以「客家」作為古鎮的發展主題，是經過形塑、而並非當地自然形成的發展，並且以口號作為凝聚的力量，企圖將文化視為發展旅遊觀光的開發資源。而在這樣歷史背景下的洛帶古鎮，我亦視其為一種操作、建構過程，終究難免帶給人商業化、缺發客家文化本真性的感觸了。儘管在多篇文章的討論中，許多學者都意識到洛帶地區的客家文化正在散逸，提出地方文化的傳承概念與重要性，但卻幾乎都無法改變現況。因此，最後我想關懷的是：真正屬於洛帶地方的客家族群的記憶在哪裡？透過這個問題的反思，以及對四川客家族群的文化、歷史脈絡與現況發展的討論，我仍抱持著期待的態度，期待未來能持續有相關的研究與探索，並且找尋出最適合於洛帶地方在發展與保留之間的可能性。

四、結論：經驗的交會

營隊的時間短暫，我們能夠深入認識真正屬於當地的客家文化之機會其實並不充裕。儘管我從洛帶研究的期刊文獻中讀到，至今在洛帶的居民仍能說著一口純正的客家話，但是實際上在洛帶考察時，在古鎮，我們僅如同一般的觀光客被導遊帶領著參觀各個博物館與會館，自由活動時在商業區上遊街、拍照、品嚐地方美食與購買特產紀念品，並沒有機會與當地人深入接觸；而在寶勝村時，則由於接續之後行程的安排，也為了避免打擾村民的日常生活，我們與村民溝通也僅用華語簡單地問候、打招呼，然後就必須離開了，無法觀察到是否客家話真的為當地客家族群的日常方言，所以我認為只能夠作為對於四川地方客家研究的簡單

初探。

然而，身為營隊的一員，我想最重要的是在活動中增加的各種經驗與收穫。其中包括，這次是我初次接觸台灣以外的客家文化認識與客家景點探查，走在泥濘間，見識到客家大院與鍾姓、李姓宗祠，是為凝聚客家族群對於祭祀先祖的精神表現。另外，我也從四川到重慶的各個村落中，發現中國擁有很多傳統文物與建築，如遍佈各地的由移民所建的湖廣會館、南華宮、禹王宮，從湖廣填四川的移民運動歷史脈絡中延伸發展迄今，會館原是時日移民的精神皈依，而現今成了先民人文發展的見證、奮鬥的表現，儘管社會變遷，我們仍能從中觀察著屬於客家族群歷史與記憶痕跡，與台灣客家族群有著不一樣的表現。

再從另一個角度討論這次營隊的收穫，我覺得能夠透過營隊的機會，讓我與兩岸的他校師生進行交流，除了和台灣的中央大學、聯合大學與暨南大學的師生交換初來異地的心得，我們也在廣州中山大學和四川師範大學的同學互動中，觀察中國學生對於客家文化的抱持態度，發現他們的積極程度與相關歷史知識背景是非常的豐富，也對於中國有了不一樣的認識。而在另外一方面，更可以觀察師長如何進行田野工作，如何處理田野資料蒐集的細節，從中學習，獲益良多。

營隊結束了，綜合以上的討論，經由兩岸客家經驗的交流，我們不但開闊了自身的文化，也充實了我們的視野，更學習如何從事田野工作的進行，並且亦期待：將來若有機會能夠再次前往四川進行研究調查。這次的四川行，成為了我們心中最寶貴的營隊記憶。

五、參考文獻（依出版先後排序）

1. 陳世松，2006，〈論客家文化資源的開發與利用—以成都市龍泉驛區洛帶鎮為例〉。四川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 卷 5 期，頁 104-107。
2. 劉小方，2006，〈世界遺產視野下的洛帶古鎮保護問題〉。四川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 卷 5 期，頁 108-109。
3. 梁音，2008，〈社會記憶的文化資本化—以洛帶客家社會記憶資源的旅遊開發為例〉。四川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 卷 4 期，頁 91-94。
4. 楊明華，2008，〈人類學視野下的洛帶古鎮旅遊〉。四川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 卷 4 期，頁 95-97。
5. 徐新建，2009，〈古城的生命在於文化與傳承〉。貴州社會科學報，第 230 卷，第 2 期，頁 48-50。